

电 影 文 学 剧 本



不准出生的人

王 颖 著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电 影 文 学 剧 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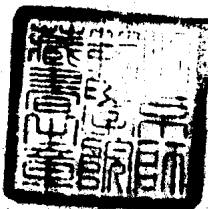
不准出生的人

王 颖 著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0735378


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

735378

内 容 说 明

解放前的西藏，农奴主残酷地压迫农奴并利用宗教迷信毒害、欺骗人民。农奴不仅没有土地，也没有人身自由，不得农奴主的同意，不能自由结婚，孩子不准出生，否则，就要被处以死罪。本剧就是描写了这样一对农奴的悲惨遭遇，和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经过民主改革，获得了彻底解放的故事。

剧本较生动地刻画了一个纯朴、善良的农奴扎西从默默承受奴役到最后觉醒奋起反抗的形象，描写了他的女儿尼玛从出生到成长为一个民族干部的过程，使人们看到西藏封建农奴制的反动、黑暗与残暴，从而更加热爱社会主义的祖国和日新月异的新西藏。

不准出生的人

中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

二〇七工厂印刷

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1/32印张：3 $\frac{1}{4}$ 插页：2 字数：69,000

1979年10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20,500册

统一书号：10061·320

定价：0.15元

瓦蓝的天，白云飘拂，雪山皑皑，巍峨的布达拉宫高耸在山顶上。

在一片低矮残破的帐篷和棚屋旁边，耸立着一座富丽堂皇的庄园，四周围着高大的院墙，两只硕大的黑狗，虎视眈眈地守卫着庄园的黑漆大门。

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姑娘央金，背着水桶，疲惫不堪地向着庄园走去。她身材苗条，面庞秀美，两只黑亮的大眼，透露出忧郁的神情。

一盏酥油灯在菩萨金像前闪着微弱的亮光。一双手献上一个铜币。

央金跪在神像前，双手合十，虔诚地祷告：“菩萨，保佑我的扎西，保佑他平平安安地回来吧！”

晶莹的泪珠从央金的眼里涌出。……

二

山涧小路。牛铃“丁冬！丁冬！”地响着。

一队支差的行列，由远而近，蹒跚走来。

这个行列里有男人，有女人，有须发斑白的老人，也

有瘦得只剩下两只大眼睛的孩子。他们身上背的和牲口驮的几乎一样多，一个个拄着树枝，弯着腰，喘着粗气，不声不响地走着。

身材魁梧、二十八岁的扎西，汗流满面，背着个特大木箱，走在行列中间。

监工骑在马上，手执皮鞭，前前后后督赶着人群。

不知是哪个小姑娘，用她那略带颤音的童声，唱着一支十分凄凉的歌子：

茶树山雪花漫飞，
青桧树叶一片片飘落下来，
一年啦，仍然无家可归，
支差的牛淌下眼泪……

一双双乌黑的赤脚，和牦牛、骡马、毛驴的蹄子混杂在一起，艰难地走过密林小径，蹚过急流险滩，在泥泞的沼泽里跋涉，在险峻的山路上攀登……

天气变幻莫测，时而狂风大作，暴雨如注，时而乌云滚滚，大雪漫飞。

农奴主索朗珠玛，在管家及仆从的护卫下，乘马飞驰而过，扬起灰尘。

一个六十来岁的老农奴平措，躲闪不及，摇晃着，摔倒了。在他身旁，赫然一具人头骨，几根腿骨和牛角，被沙石半掩着。他的五、六岁的小孙子强巴，拼命摇着老人的

肩膀：“爷爷！爷爷！”

“啪”的一声，一条鞭子抽下来，平错惊恐地抬起头。

“啪”，又是一鞭子，血顺着平错的脸颊流下。骑在马上
的监工恶狠狠地喝道：“起来！快走！”说着又举起了鞭
子。

扎西挺身护住平错：“老爷，是匹马也得让喘喘气
吧！这么重的东西，牦牛都压弯了腰！”

监工向扎西吼着：“呸！扎西，你个臭奴隶！这儿不
是你说话的地方！”他朝扎西举起鞭子，扎西慢慢站起
来，对着监工，两只深邃而又善良的眼睛，透露着无比的悲
愤。监工把鞭子放下了，喊了声，“起来，快走！”他拨转
马头，“得得”地跑了。

扎西把平错的重负放在自己背的大木箱上，象背着一
座小山，比他身旁的牦牛驮的还要多。他一手扶着平错老
人，一手牵着小强巴，愤恨地望着前方，走着，走着……
歌声：

离开家乡的时候，
心里谁也没有想，
翻过了几座大山，
想起了亲生爹娘！
爹娘啊！爹娘！
翻过了几座大山，

望不见亲生爹娘……

支差的行列渐渐消逝在残阳如血的远方。丁冬的铃声，越响越弱，在空中回荡着。

三

珠玛公馆后院，最阴暗最肮脏的角落。一片低矮简陋的棚屋，地上坑洼积着臭水，到处是牛羊粪便。几十个男女“朗生”（奴隶）眼光呆滞，默默无声地干着活：捻毛线，织氍毹，打酥油，磨糌粑……，牛、羊和狗在他们中间穿来穿去。瘦弱的孩子们，赤身露体，在污秽的泥水里爬着，哭着，母亲们望了他们一眼，默默地拼命干着活。大一点的孩子和长癞的恶狗争抢着一根骨头……

央金背着水桶穿过人群，向一间棚屋走去。在一间棚屋边上，铁匠格桑和他的妻子曲珍，正在小小的红炉前打铁，丁丁当当！火光映红了他们满是汗水的脸。央金放下水桶，舀了一碗水递给曲珍：“曲珍姐，喝口水，歇一会儿吧！”曲珍感激地接过水碗。

央金摸着大锤说：“格桑，别再让曲珍姐这样干了！”

格桑：“我说她，她不听！”

央金：“快生了吧？别累坏了身子。”

曲珍：“管他呢！反正我们铁匠的血是黑的，生下了孩子，血，也还是黑的。”

央金叹息着：“可你们的心是红的！”

格桑放下铁锤，擦了一把汗，关切地问：“扎西支差还没回来吗？”

央金：“没有。”

曲珍：“好几个月了吧？”

格桑：“快了，听说支差的就要回来了！”

“丁冬！丁冬！”隐约传来铃声。

“听！”央金睁大两眼仔细听着。“丁冬！丁冬！”
央金欣喜地：“曲珍，我要背水去啦！”

格桑顺手把水桶里的水倒在地上。

曲珍微笑着：“去吧！快去背水吧！”

央金慌手慌脚地背起水桶，急匆匆地走了。曲珍和格桑望着央金的背影，会心地笑了。曲珍说：“思念情人太久了，听见铃声，总要跑出去看看。”

四

江水滔滔。

央金站在江岸上望着远方。铃声丁冬地响着，支差的行列过来了。央金紧张地在行列里寻找她的情人，随着一个个支差人的陌生的脸，央金感到焦躁不安，整个行列过去了，央金失望地慢慢背起了水桶……

远处传来深沉浑厚的男子的歌声。央金的眼睛亮了，“扎西！”她慢慢地坐在岩石上，深情地注视着远处，谛听着。

歌声：

啊！你骡马的铃声啊！
静一静，请不要再鸣响，
好让那些流浪的人们，
回忆那可爱的故乡。

啊！你骡马的铃声啊！
静一静，请不要再鸣响，
好让那些孤独的人儿，
想一想心上的姑娘！……

扎西，轻轻驱赶着牦牛，背着木箱，走着唱着。远处传来央金那优美圆润的歌声：

啊！你涛涛的江水呀！
静一静，请不要再奔腾，
好让那些背水的姑娘，
照一照她瘦俏的身影。

啊！你涛涛的江水呀！
静一静，请不要再奔腾，
好让那些痴情的姑娘，
听一听她亲人的歌声。……

扎西高兴地：“央金！”他拍打着牦牛，“快！快点走！伙计，快点走！”扎西背着大木箱，两只赤脚轻快地走着……

两双赤脚轻快地走着，央金挽着扎西的手臂，沿着江岸，走进了柳林。

在一棵粗大的柳树下，扎西和央金倾诉着情怀。央金抚摸着扎西的脸，怜惜地说：“扎西，你瘦多了。”扎西没有说话，深情地注视着央金的眼睛。央金拉着扎西的手，抚着他身上鞭打的伤痕，“以后再不要象过去那样，不顾死活地干了！听听我的话吧！扎西！”扎西紧紧抓住央金的手，望着她，没有回答。

央金：“你怎么啦，老是这样看着我？我的话，你听见了没有？”

扎西：“我听着呢！央金，咱们……成亲吧！”

央金含羞地：“又说傻话了！扎西，你要我的心，我全都给了你！可你要我的身子，就不由我自己了！”

扎西：“去求求太太，让我来还债！我把你赎出来。我有的是力气，什么活儿我都能干！”

央金：“太太能答应，让你赎我吗？……”

急促的马蹄声，人们嘈杂的喊叫声，越来越近。

央金惊慌地张望着：“糟了！有人来了！我出来的时间太久了！”她急忙背起水桶，“让我快走吧！”

扎西拦住她：“央金，咱们的事到底怎么办？”

央金：“以后再说吧！咱们俩在一起，要是让主人发现了，会割舌刺眼的！”

马蹄声更近了。

扎西拉着央金悄悄走出柳林。

五

柳林外土路上，尘雾滚滚。一匹惊马，发了疯似地狂奔着。索朗珠玛死死地抓住缰绳，伏在马背上；她惨白的脸，由于惊吓而扭曲着，她已经被拖得精疲力尽了。随从不声不响地大呼，追拦惊马，但谁也不敢靠近它。珠玛的手无力地松开了，她被颠簸得几乎从马背上倒下来，她的脚还插在马镫上，惊马仍然疯狂地奔跑着……由于前边有人阻拦，惊马又蹶回头狂跑。管家嘶喊着：“快！拦住！拦住！”有几个随从悄悄地紧张地接近惊马，想从正面拦阻，惊马愤怒了，它立起来，两蹄悬空，嘶鸣一声向人们冲去！一个随从被撞倒，马从他身上踩过去。其余的人也都被冲得东倒西歪。管家拍着大腿绝望地，“完了！太太完了！”

扎西，一直紧张地盯着惊马，他把衣袖紧紧束在腰间，待惊马直冲过来时，扎西突然一步跳到惊马面前，一只大手迎头抓住马嚼子，惊马更愤怒了！它又把前蹄向空中腾起，嘶叫着，想从扎西头上冲过去，但扎西死死抓住马嚼子，一使劲儿，把马拽到地上。任凭惊马乱踢乱咬，扎西一动不动。惊马终于没有力量了，它喷着热气，

安静下来。马被制服了。

管家和随从们拥上去，急忙把珠玛抱下来，几个女仆连忙搀扶着。珠玛惊魂未定地看着那马，然后，目光久久停在扎西身上。那匹马咳嗽叫了几声被牵走了。管家歉意地：“太太，您受惊了！赶快回去吧！”

珠玛看也没看他一眼，还是紧紧盯着扎西：“小伙子！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扎西。”扎西恭敬地回答。

珠玛：“哪个庄园的？”

管家讨好地说：“他是太太的佃户。”

珠玛赞赏地：“看他有多大的力气呀！一只手能把一匹惊马按倒！”

管家：“太太刚收到的那只大箱子，就是扎西一个人背来的。”

珠玛：“真的？简直就是一头牦牛！……扎西，你救了我，我怎么酬谢你呢？你要钱？还是要青稞？”

扎西：“我什么都不要。太太！”

珠玛奇怪地：“嗯？……”

扎西：“只求太太格外开恩……”

珠玛：“你说吧！”

扎西：“求太太答应，我要娶央金。”

珠玛抬眼看着不远处背着水桶的央金，央金羞涩地低下头。

管家：“这不行！太太！央金的父母欠了主人的债，她是抵债来当奴隶的。她不能结婚。”

扎西：“央金欠的债我还！只求太太答应，能让我把她赎出来。”

珠玛：“她欠了多少？”

管家：“二百两。”

珠玛点点头，向央金：“央金，过来！扎西要替你还债，你愿意嫁给他吗？”

央金恭敬地低下头。

珠玛沉吟了一下：“好吧！扎西，我答应你。只要你还了债，就把央金领走吧！”

扎西和央金感激地：“谢谢太太。”

珠玛微笑着点点头：“幸福的年轻人，倒真是挺好的一对！”她对管家，“回家去！”管家和随从扶她上了马，前呼后拥地走了。

扎西看着走远的珠玛，拉着央金的手，他们幸福地依偎在一起。

六

郎子森林里。纷纭杂沓的树木，青藤、枝蔓互相攀结着，遮住了天空。

一只獐子窜出来，它灵巧地跑跑停停，寻觅着食物，忽然警觉地竖起耳朵，匆匆跳起来向林子里逃去……“砰！”

一声枪响，獐子滚翻在地，不动了。从一棵大树后，扎西手持火枪走出来，他拾起了猎物，又钻进密林杂草之中。他小心地拨开杂草、枝蔓，专注地搜寻着。他突然不动了，屏住气，轻轻伸出枪来瞄准……“砰！”火光一闪，一只雪鸡从树桠上落下。……

一条清澈见底的溪水，潺潺流过，扎西身上背的猎物已经不少了。他吃了几口糌粑，又跪在河边，捧了几捧溪水喝了。突然，他的眼睛一亮，一只名贵值钱的狐狸，从荒草里跳出，又消失在灌木丛里。扎西小心翼翼地追踪，狐狸一会儿出现，一会儿隐没，扎西钻树丛，涉沼泽，紧追不舍。有几次扎西举枪瞄准，但狡猾的狐狸却在一瞬间逃走了。狐狸跳上了一处陡壁，跑着，扎西冒着落下深涧的危险，抓住石缝，踩着峭岩，向上攀登。忽然一只脚蹬空了，整个身子几乎从峭壁上跌下，碎石哗哗滚下深涧。他赶快抓住一丛草根，身体在半空悬着，他试着用脚找到了一条石缝，拼命向上爬，终于登上了悬崖。他观察了一下，举枪瞄准。“砰！”狐狸跳起来，又摔下去，跑了几步，不动了。扎西不顾一切地跑向前，捕获了这值钱的狐狸。他擦了擦汗，笑了。他仰望着一块岩石上刻画着的神像，祷告着：“菩萨！我能把债还清了！”

七

管家室内。

扎西把银洋珍重地放在桌子上，他松了一口气，尊敬地：“管家老爷，这是我替央金还债的钱……”

管家抓起银洋，在手里掂量着，观看成色：“多少？”

“二百两……”

管家拿出帐簿翻阅着。

扎西：“老爷，请把央金的债契……”

管家：“我给你算一算，明天再来。”

扎西：“是。”他迟疑地走下楼梯。

八

珠玛的客厅。

客厅里，吊灯高悬，绒毯铺地，油漆的墙壁上，彩画琳琅满目。客厅一侧的餐桌上，摆满了美酒佳肴，看来刚吃过饭的样子。

朗色喇嘛坐在沙发上，喝着咖啡。收音机播放着外国音乐。几个女仆端着放有水果、糖、茶水、毛巾之类的盘子，低头弯腰，轻盈地进进出出。

一个女仆从内室走出，掀开门帘，弯腰恭候。身体丰满多姿的珠玛，穿着浴衣，趿着拖鞋，理着头发走出。

朗色喇嘛赶忙起身迎上去：“嫂子，这次从国外回来，一路上辛苦啦！”

珠玛：“多谢佛爷的关照。”她懒散地坐在沙发上，女仆忙跪在她的脚旁，轻轻地给她捶腿。

朗色斜着醉眼，凑近珠玛：“哥哥怎么没有和您一块回来？”

珠玛伤感地：“别提你哥哥啦！在国外，他整天吃喝嫖赌，寻欢作乐，心里早没有我了！唉！……”

朗色谄媚地：“总归是我哥哥的福分太浅了，象您这样一位有名望的贵族小姐，年轻、漂亮！在外国受过高等教育，又有这么一大份家产……”

珠玛：“别说了！世上再没有比我更命苦的人啦！”

朗色凑近珠玛的耳朵，小声地：“嫂子……”

珠玛迅速地看了看女仆，庄重地：“你们都去吧！有事再叫你们。”女仆们鱼贯而出。珠玛娇嗔地，“也不怕奴仆们听见，有失佛爷的体统。”说着站起来，向卧室走去，回头向朗色莞尔一笑，“来！”朗色随之走进卧室。

九

望果节的夜晚。

江边柳林里，月光如银，篝火正旺。年轻人弹着弦子，吹着腰笛，跳舞唱歌。曲珍和格桑格外高兴，他们和平错老人和乡亲们说笑着。

曲珍：“让新郎和新娘跳个对对舞吧！”

大家哄闹着：“好啊！好啊！”

曲珍喊：“央金！扎西！”

没有人应。大家面面相觑。

大伙嚷着：“去找他们！”“扎西！央金！你们藏在哪儿了？……”

柳林深处，央金和扎西拉着手，互相注视着，久久，久久，谁也没有说话。

弦子和腰笛奏出美妙的乐曲。柳林里回荡着甜美的歌声：

我们纯洁的爱情，
就象冰山上的雪莲；
虽然饱受风雪摧残，
还是那样美丽鲜艳！
朋友，我亲爱的人，
雪莲为什么那样美丽鲜艳？
因为她和我们一样，
心里渴望着爱情的春天！……

扎西从怀里拿出一副白色的海螺镯子，象宣誓一样：
“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个夜晚吧！我们的爱情就象这海螺一样洁白！……”

央金伸出双臂，看着扎西珍重地给她戴上这洁白的手镯，流出了幸福的眼泪。她伏在扎西肩上哭了：“这是真的吗？不是作梦吗？”

扎西抚摸着央金美丽的黑发：“是真的。我把二百两银子，一个不少的交给了管家老爷。”